

## 潘欣:在这里感觉“存在”

□ 本报记者 黄浩

这是一个价值观多元化的年代。或许我们曾经都有过相同的感受:忘了自己的坚持,迷失于前行的道路,正如一首歌里所唱——“是否找个理由随波逐流,或是勇敢前行挣脱牢笼?我该如何存在?”

寻找“存在”的人,足以汇成大海。潘欣曾经是这片汪洋中的一朵浪花。早在10年前,她就成为一名出色的教师,而10年后,她对教育教学更有积淀已深的体悟,算得上是一位名师。

在学生心中,她很开明;是家长心中,她很亲和;在领导心中,她很能干……她本该在“光环”之中继续自己的教学生涯,然而,一场突如其来的家庭变故,让她彻底失去了“存在”。

10年后的她,辞了职,想“逃离”一座城市。就在要走的一刻,一位校长给她打电话,要不来我这儿,一边照顾儿子,一边继续工作。

她想到作为一名教师,“首先是一个母亲,否则不能为人师表”。就算是为了儿子,留下吧。于是她留下了。

她来到的这所学校,名叫兴华学校。

### 告别昨天的自己

来了,并不等于有了“存在感”。潘欣原本以为,在传统教育的圈子摸爬滚打了10年,不求“打遍天下”,至少也该“名动一方”。但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

在起初半年的磨合之中,她最大的感触,终究是疑惑多于成就感。学校所谓的“成功教学法”,是不是吸引眼球的花架子?作为传统课堂的名师,她对此深表怀疑;别人怎么都那么多艺,自己倒显得很“土”?她隐约有了些自卑感。

但她毕竟是一个自信的人,她想,就按自己的来,应该错不了。终于,第一次期中考试,让她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,也将她的自信、自尊与自大毫不留情地粉碎了,用潘欣自己的话说,这是“生平最大的打击”。

自己班级的平均分,比另一个班级低了整整7分。

“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寒冷的冬天。”当别人满怀欣喜地各回各家时,潘欣带着从未有过的挫败感,一个人在雪地里漫无目的地步行,脚下的雪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音。她终于忍不住,一边走,一边流泪。

伫足在雪地里,她一遍一遍地问自己:我不行吗?我怎么了?

失望与伤心的她脑海里甚至闪过“辞职”的念头,但另一个不服输的自己马上告诉她:不能走,我一定要证明给别人看。

她要证明自己。于是,在接下来的每一个夜晚,她孜孜不倦地开始研究“成功教学法”,从预习展示到作业批改与反馈,每一个环节,每一个细节,她无一例外深入琢磨。功夫不负有心人,每到一段时间,她总仿佛有武林高手领悟武艺要旨后“豁然开朗”的感觉。

她更结合自己教学经验丰富的优势,尝试传统教学方法与“成功教学法”的结合,互相取长补短,几经锤炼,终于“得心应手”。

该来的,迟早会来。

期末考试,她的班级平均分反超另一个班级



0.5分。得知成绩的那一刻,潘欣没有任何语言,她找到操场里一个僻静的角落,号啕大哭一场。

为的是证明了自己,为的是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。

“如今,那些风中的泪滴,都已散落在回忆里。”多年后,回忆起这段往事,她微微一笑,很平静地说了这样一句略显“文艺”的话。

### 为了校长的“懂得”

不论有感于她的哭与笑,还是慨叹于她的自卑与自信,你会发现,潘欣很多时候是一个“感情用事”的人。

比如,为了回馈校长王心峰的“懂得”,她曾口出“豪言”——

“就算工资不发,照样拼命干活!”

人生难得一知己,在潘欣看来,王心峰就是她的知己。

潘欣永远记得考砸了的那一次,王心峰打来一个电话,让她去办公室。

她带着愧疚和自责走进校长办公室,推门而入的一刻,泪水已经在眼眶里打转。

她低着头,却只听见一句话:潘老师来了。

她胆怯地抬起头,看见王心峰面带微笑,并无半点责怪之意。忽然,她的眼泪“唰”地流了下来。只见王校长微笑着安慰她说:“没事,任何事情都有个适应过程,一切都会好的,我相信你的能力!”

只为这份理解、这份安慰,潘欣感觉自己没有任何理由去逃避。她只是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在班级考试成绩打了个翻身仗之后,潘欣觉得,为了校长的“懂得”,自己该承担更多的责任。

快放暑假了,她感觉“闲不住”,于是问王心峰:“学校里有没有可以干的事?”

“招生办的工作很繁忙。”王心峰告诉她。

于是,潘欣一头扎进了学校招生办公室,把整个暑假全部“献”了出来,直到开学前两天,她依旧在忙招生的事情。

由于在教学、管理方面都表现得十分优秀,王

## 丁芳:找到幸福的自己

□ 本报记者 黄浩

学校的工作合同。“不打电话来,你就没戏了。”时任兴华学校小学部教学主任王永笑着告诉她。当时录用人选已经确定,因为丁芳“勇气可嘉”,被破格录用。

### 在“成功教学法”中收获成功

来了,安顿了,但丁芳的神经一下子又绷得紧了。兴华学校不是人间天堂,不是“享清福”的地方。

在这里,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,初出茅庐的丁芳,并不太知道自己要干的是一件“有难度”的事儿,她一度以为,就是每天像自己曾经接受的教育一样,给孩子们讲一堂课,布置点作业,让大家考高分,然后就算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了。

但,每一所追求成功的学校背后都不会那么简单。

“成功教学法”,这是丁芳遇到的第一道难题。这一套教学方法,与传统教学有着显著差别。

过关课,这是当时负责小学部的校长王心峰要亲自抓的,而过关课上,就是要展示“成功教学法”。

所幸,办公室里的同事非常看好这个“勤快积极有上进心”的女孩,在教学上,他们将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。

刚上过关课,几位同事都说,挺不错,环节已经掌握,只是衔接有待加强。

一次,王心峰借口“看一看班上的黑板报”,来听了一节她的课。

课上,王心峰“左顾右盼”,不知葫芦里卖的什么药。

课后,不安的丁芳前去问他:“怎么样,校长?”王心峰顿了顿,说:“来自四面八方的声音中感觉,不错。”

丁芳一下子乐开了。

很快,丁芳所接受的任务越来越重,从各种培训到招聘活动、大型会议,到处有她的身影,而去年,她开始担任小学低年级部英语教研组组长。

逐渐成熟的丁芳也开始对教学进行更多的思考:“成功教学法”在英语课上如何更好地实施?

敢于创新的她在这一套教学方法之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想法。比如,在前期小组合作完成之后,她加入“检测”的环节,以便掌握学生的理解程度,让教学有的放矢。“成功教学法”不提倡使用游戏教学,而在英语课上,为了活跃课堂气氛,丁芳往往在展示环节加入游戏的成分,让学生自编自演,在保



6月毕业季。毕业于河南省焦作高等专科学校的丁芳还记得,2008年6月,骄阳似火的中原大地,到处是因为求职无门而“焦头烂额”的身影,当然,这其中也包括她自己。

其实,丁芳并非一无所知,她早已预设了两个目标:一个是位于商丘市的兴华学校,一个是同一地区的另一所民办学校。

### 一通电话的缘分

6月中旬,丁芳根据网上的招聘信息来到了兴华学校。一番了解之后,面试官跟她说:“回去准备一下,10天后试讲。”

10天的光阴,丁芳“如坐针毡”,精心打磨,反复锤炼,一刻不敢闲着。好容易等来了15分钟的试讲时间,她从容上台,侃侃而讲,没有太大的失误。

两天后,一同前去面试的朋友打电话问她:“我们签了,你呢?”

心急火燎的丁芳再也按捺不住,鼓起勇气就拨通了时任校长史国永的电话。

“来一趟,带上毕业证。”史国永的话简明扼要。

下午5点,拎个包搭上一辆公交车,丁芳“嘭当嘭当”就过去了。之后,丁芳也顺利拿到了一份兴华

## 课改表情

兴华的名师近年来可谓批量崛起,每一位走出去送课的名师都是兴华课改精神的注脚。记者笔下的3位教师只是兴华名师团队中的代表,他们的故事展现了兴华课改的表情,读懂了他们就读懂了兴华人的精神。

## 付云:以道御术

□ 本报记者 王占伟

付云是兴华学校六(6)班班主任。谈到班级管理经验和沟通艺术两个方面,前者是“道”,后者是“术”,做好班级管理工作,必须以道御术。没有爱就没有教育,那么究竟什么是爱?付云经常通过班会和学生共同分享对爱的理解。他认为“爱就是一种艰辛的付出,是一种默默的、无私的付出,甚至有时是一种心酸的付出”。他还会引导学生讨论、分享“如何爱班集体”、“你为这个班级付出了什么”等话题。这样的讨论能让学生明白该怎么做,能有效增强班级凝聚力。

2011年春季,付云的班上来了一个新生——刘小凡。小凡习惯很差,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团糟,课桌内乱七八糟。一次,付云帮他整理书桌时竟发现了一副臭烘烘的鞋垫。这引起了一些同学的反感和嘲笑,没有人愿意和他坐在一起。看到这种情况,付云不但没有嘲笑和歧视他,反而很为他发愁,很想帮帮他。

付云发现小凡座位下面经常地出现一片“污泥块”:将痰吐到地上却不清理,用鞋来回地蹭,时间久了就成了“污泥块”,异味飘荡。面对此情此景,付云先从帮他“整理卫生”开始。一天,付云正在清理课桌下的小凡立刻惊呆了,教室里立刻变得鸦雀无声,他马上红着脸跑上前去夺过拖把,手忙脚乱地拖起来

……看着他忙完,付云一句话没说就走了。晚自习放学后,小凡故意晚走,慌慌张张地把一张字条塞给付云,扭身就走了。字条上这样写道:“我最敬爱的付老师,我知道,你对我好,我会变好的!我一定为你争光!为我们班争光的!请相信我!”

付云听后欣喜若狂:“我做了什么,不就是帮他打扫了一下卫生吗?此后,他开始经常鼓励与表扬小凡,小凡也慢慢改掉了不铺床叠被、不爱洗澡、不常换洗衣服的习惯。

生活习惯改变了,小凡的学习也取得了很大进步。期末考试时,小凡以班级语文第二名、数学第九名的成绩获得了该学期最受人青睐的“进步之星”荣誉称号。

在此基础上,付云写了一篇名为《我爱刘小凡》的班级博文。文章一出,全班热议。开家长会时,很多家长也谈到了这篇博文,小凡妈妈更是含泪道谢。“教育潜能生的方法多种多样,但最重要的是,给他们平等与尊严。”付云说。

刚到兴华学校时,付云曾接手过这样一个班,由于前几任班主任因为种种缘故离开了,班内学生不是一般的骄纵,经常在课上搞恶作剧。对此,付云做了很多努力,都无济于事,反而愈加激烈,一时难以控制,陷入僵局。对于付云的说教和劝告,学生已经在情绪上出现了反弹,就像压不住的水瓢。后来,付云干脆保持沉默。

某天晚自习后,看到肮脏的地面、散乱的笤帚和拖把,再想想这几天发生的一切,付云难受得想哭,最后决定再给自己一个机会。他捡起拖把重新把地认真拖了一遍,最后连垃圾桶上的污垢、墙上的脚印、地砖间的缝隙都清理得一干二净。他本没指望能感动学生,只希望自己离开后能给他们留下点什么。

然而,第二天付云走进教室时,班上的“捣蛋鬼”李丁尖叫着说:“付老师昨天打扫了很长时间,我们以后一定要注意卫生!”原来是李丁放学回家时,妈妈接他迟了,付云在教室里忙碌的情景被李丁和他妈妈都看到了。一时间,付云大受感动,也找回了信心。他适时召开班会,在家长的支持下,班级逐渐走向了规范。

在付云看来,做任何事情都需要“道”的引领和“术”的突破,理想的方式是以道驭术、以术彰道。对班级管理而言,“道”就是生命成长规律、教育规律、管理规律,“术”就是方法的科学运用和创新。付云很清楚,他的班级管理距离自己理想的状态还有很大距离,所以他还在不断努力、不断前行。



心峰找到她,让她担任低年级组组长。

潘欣心里百味杂陈。这是校长所作的一个“艰难的决定”,因为背后有人议论,说刚来几年就能当年级组长,是不是有关系啊?

“不管别人怎么看,我要用事实证明,我一定会带出一个优秀的团队,也一定会让别人看到:王校长没有选错人。”在当年学校的开学典礼上,潘欣代表学校新任领导班子上台发言,面对台上台下无数注视着她的眼睛,她暗暗下了这样一个决心。

### 做永远的朋友

王心峰没有选错人。一年之后,潘欣所带领的低年级组,成为学校最具活力与凝聚力的团队,被评为学校里的“最优秀年级组”。

“在我们那里,没有‘领导’与‘被领导’之说,那里就是我们共同的家,每个人都是家里的成员。”潘欣这样描述自己建立的“乌托邦”。

那里的教师,都叫她“老大”、“潘姐”。“不管这个团队谁犯了错,或者谁干得不好,对不起,那是我的错。”潘欣说。

她一直以自己积极处世的态度去感染每一个人。

老师们说,“老大,在你那里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着急。”

她出差了,老师给她发短信,“潘姐,要‘六一’了,再不回来节目没法排了。”

大家都觉得,组里真的少不了她。这些,或许都在于她在细微之处对人的“好”。

她愿意设身处地地为别人着想。几位老师一起做顿饭聚餐,大家都夸某些老师做得好吃,吉老师不在其列。只有“潘姐”笑嘻嘻地说:“吉老师做饭也很好吃,我可爱吃她做的面条了。”

她害怕一句话就能伤害到其他老师。不久前,她拉着组里的成员和家属一起出去烧烤,幕天席地,开怀畅聊。

“我们要做一辈子亲人,做一辈子朋友。”她这样告诉自己的“盟友”。

而她还拥有一个更远的梦想——“将来我们的孩子,也要做好朋友的。”她说。

天高云淡的空间,绿草如茵,偶有清风吹过额头。那时的潘欣,忽然觉得,那一刻真正找到了自己的“存在”。

证课堂秩序的前提下,尽可能地让学生在“玩中学”。

“感觉现在很明朗了,如何去教,如何去实施‘成功教学法’。”丁芳说。

事实证明,丁芳这套改良版的英语课堂“成功教学法”深受学生喜欢,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教学效果。

不过,丁芳的探索并没有就此停止。

### 好老师的“烦恼”

当一个好老师,有时候也会有意想不到“烦恼”。

比如,丁芳就曾经被好些学生“联名上书”,直接闹到了校长办公室。

起因是2012年寒假之后,丁芳原先所带的四(4)班和四(5)班换了英语老师。学生们“无法接受”,只好往校长办公室投了联名信——要求丁老师回来。

好容易解决了这件事,一些已经升入高年级的学生又跑过来“质问”丁芳:你为什么不带六年级?

丁芳说,六年级的孩子性格太强,我恐怕是带不了。

孩子们信誓旦旦地说:请老师放心,我们绝对听话!

几个学生唯恐她不答应,更语带“威胁”地说:你要不带我们,我们就在这儿上学了!

留下一脸无奈加幸福的丁芳,不知所措。

丁芳班上曾经有一个叫小林的男生,因为父母离异,他的性格变得怪异,不近人情,在学校里经常捣乱。不少老师都“怕”他,而丁芳却视他如朋友一般,课堂上对他特别关照一些,经常表扬他,日常生活中也总是留心他的一举一动,在润物无声的关注之中,小林渐渐感觉到老师的爱意。后来,这个不爱学习的孩子开始苦学英语,“以报师恩”。

“上了四年级,这孩子经常帮忙维持课堂秩序,感觉变了一个人。”丁芳说。

类似的例子自然不可胜数。“和孩子们在一起,那种兴奋之情是难以替代的。”28岁的丁芳,已经彻底爱上了学校,爱上了孩子,也爱上了教师这份职业。

“在这里,有苦也有累,但更多的是欢乐与感动,我也在成长中渐渐找到了幸福的自己。”她说。